今天我们怎么读名著

陈　美

马戏城《ERA时空之旅》重启,观众云集,一票难求。

记者随机采访了走出剧院的一家三口。夫妇俩难掩激动之色,一个劲地跷着大拇指:震撼!太震撼了!视觉盛宴,饕餮之宴!

面对镜头,那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,更是激动得话都说不出,他的胸脯激烈地起伏,气喘吁吁地说:六辆摩托车,六辆,在一个笼子里呀!他只能用手不停地左右交叉,来表示摩托车在笼子里纵横飞跃。

那真是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喜悦!那不可思议的惊人特技,仿佛是陈年佳酿,把一个贪杯的酒客醉得"七荤八素"。

《论语·述而篇》记载:子在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,曰:"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!"

意思是孔子在齐国听了乐曲《韶》后,很长一段时间吃肉也无法尝出肉的滋味,他说:"没想到欣赏音乐竟能达到如此美妙的境界。"

茅盾当年听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,动情地说,我应当承认,这开了我的眼界,这使我感动,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,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。对于音乐,我是十足的门外汉,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好在哪里。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,发生崇高的情感,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。而这还仅仅是一次"小规模"的演出,非冼星海本人而是其高徒指挥的呢。

边看边聊

董其昌、郑板桥的书画,有如崩崖枯松、老藤挂树,似丑非丑,大巧若拙,有人观之,奇趣顿生,回味无穷。

艺术的美感,带来心灵的震颤,让人为之陶醉,让人忘乎所以,手舞之,足蹈之。这大概是艺术的真谛。

小时候,读《西游记》,看"齐天大圣"的动画片,常见一些男孩子在教室里,把扫帚当作"如意金箍棒",做腾云驾雾、降妖除魔状,好不威武。要不,就是手搭凉篷、抓耳挠腮,口中大吼:俺老孙来也——一副孙悟空附体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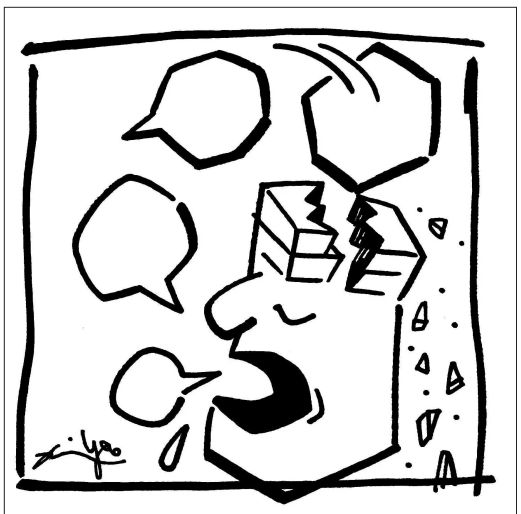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,孩子们,也要读《西游记》,他们要大段大段地摘抄,要整页整页地写批注,要一摞一摞地做题目。他们还得听专家的讲座,把100回分成三个部分,用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解读孙悟空的"本我""自我""超我"的性格内涵……我不知道,这一路读下来,除了"血迹斑斑",还剩下多少快乐。

有人说,读书是一种沐浴。书是一池一池的清水,我们怡然地将自己浸泡其中,不仅荡涤污垢,还滋养心神,真是"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"的心旷神怡。

生命是一条长路,有一马平川,也有坎坷崎岖,然而不管哪一段,两旁都有山青水绿、莺歌燕舞,假如我们一开始就执着于既定的目标,"心无旁骛",那么我们将错失多少美妙的风景。

要是孩子们读"名著",就像观看《ERA时空之旅》,那是怎样的至境啊。

要是那位家长固执地让孩子带着"观《ERA时空之旅》有感"的作业坐进剧院,又如何呢?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某些"砖家"的特征:脑方、话硬、易碎。

被点睛的棉鞋

李新章

我念一年级,大哥念五年级时,冬日某晚的饭桌上,大哥流着眼泪冲母亲发脾气:"我不要穿有补丁的棉鞋。"

这一年,大哥的个头明显长高,年初做的棉鞋,年尾就顶脚了。不久,脚尖处破了洞,缝了补丁。母亲对他说:"先熬过这个冬天,明年再做新的吧。"大哥不愿穿,说穿了有补丁的鞋,同学会嘲讽他。外婆抿了一口土烧酒说:"长大了,要好看了,要面子了。"

母亲对大哥说:"今晚就开工,给你做双新棉鞋。"我和三弟冲她嚷嚷:"我们也要。"母亲说:"好好好,每人一双。但有个条件,你们一起参与,做我的助手。"母亲每年要给弟兄仨做六双棉鞋。白天,母亲要给生产队干活,挣工分,晚上还要喂猪、关鸡、赶鸭、做饭、炒菜、洗碗、汰镬。针线活一般都在我们入睡后做,所以,我们从没见过母亲做鞋。这次,我们突然受邀当她助手,兄弟仨都觉得很新鲜。

头道工序是"糊百纸"。外婆不知从哪翻出五六件满是补丁的老布旧衣,说是做鞋底用的。母亲要我们拿铅笔刀,割断这些旧衣的线脚,把缝在一起的布料,拆成零片,特别吩咐大哥负责拆那些补丁的线脚。随后把这些五颜六色的零片浸在盛着稀薄米糊的搪瓷面盆中。

母亲指挥我们卸下里屋的房门,把一块块湿答答、黏糊糊的布片拼贴在门板上。当这些颜色不同、形态各异的布条,如一段段斑驳的岁月随意交织,组合成四层厚薄、与门板一样大小的长方形"百纸"时,我仿佛看到一幅关于秋天和田园的油画,五色斑斓,浮想联翩。母亲说,等它晒干,就可以"扎鞋底"了。

第二晚是剪鞋样。兄弟仨洗完脚,不等擦干,先在旧报纸上踩一脚。母亲沿着报纸上的湿脚印,剪下鞋底的鞋样。鞋面的鞋样相对复杂,估摸着脚的形状、大小,用牛皮纸剪成鞋头、鞋舌及鞋后围的样子。第三晚是做鞋面。把牛皮纸鞋样缝在晒干的笋壳上,沿着鞋样剪下,把卡其布和绒布缝在笋壳上,剪出鞋头、鞋舌与鞋后围的形状,拆了笋壳,卡其布做棉鞋面子,绒布做里子,中间铺一层厚厚的黄棉花,边缘缝上好看的布条,叫"滚边"。剪鞋样和做鞋面都是技术活,除了当"脚模",我们没帮上什么忙。

到第四晚,晒了三个日头的"百纸"早已干透,可以"扎鞋底"了。三双棉鞋要扎六个鞋底,费时费力,是最吃功夫的。母亲说:"大哥的棉鞋比较紧急,先扎他的吧。"母亲把鞋样缝在"百纸"上,剪成鞋底的形状,叫"底坯"。三个"底坯"叠加起来,组成一个鞋底。"扎鞋底"就是把鞋底线穿在大号的针上,把三个"底坯"用密密匝匝的针脚缝合在一起,每一针都要扎紧拉实。用母亲的话说,要扎出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大哥力气大,母亲给他做了个"布顶针",由他负责把针顶进鞋底,我与三弟负责把鞋底线拉出来,收紧。母亲在一边指导、纠错。大哥手笨,好几次被针扎破手指,仍咬咬牙,在出血处绕上橡皮膏,继续扎。

煤油灯下,一针一线,一针上一针下,千百次地对穿,针在前,线在后。就像母亲带着我们,穿过层层艰辛生活,针复一针,日复一日,每一针都是紧日子。三双棉鞋,花了十个夜晚。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,缝合鞋面和鞋底时,母亲说:"叫你们和妈一起做鞋,是要你们亲身体验其中的辛苦,只有经历过辛苦,才更懂得珍惜。"又转向大哥说:"鞋面就像人的面子,再光鲜也是浮夸的。鞋底才有志气,不断磨炼,不断奋进。"

次日,母亲到镇上鞋铺,给棉鞋打了穿鞋带的铝孔,如同最后的"点睛"。

那双打了补丁的旧棉鞋,大哥没扔,说割兔子草时,仍可以穿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和母亲一起做棉鞋的画面,如同一个遥远的童话。煤油灯下的王国,剪刀、针线、鞋样和"百纸"簇拥着它们的公主:被点睛的棉鞋。昏黄的光线,如母亲年轻的体温,触摸着我们幼稚的面孔。

苍鹭之美

高明昌

奉贤的南闸,是黄浦江与东海的连接口。到了连接口,朝海望去,先看见大闸的岸口,岸口像倒竖的"八"字,由窄到宽,由深到浅,由低到高,缓缓铺开,铺到海里,与海水接壤,至此岸口消失。有时大潮,海水会冲到闸口,岸口就在海水里藏着。更多的时间,是小潮。小潮时,沙滩贮满了海水,岸口却浅露着。许多鸟儿,不知名的鸟儿,大小鸟儿,颜色不同的鸟儿,贴着海水,来回飞翔,不知疲倦,像是在岸口的水面上寻找着食物。只有一种鸟,飞来后,就蹲守在岸口的某一处,一动也不动。

我看这种鸟儿已经好几天了。

友人告诉我,这是苍鹭。我第一次看见苍鹭是闹了笑话的。那天我靠在闸口的栏杆上看大海,只看见逶迤向南的闸口几十米处,有一块石块,上半块雪白,下半块暗灰,形状宛如一只蹲在沙滩之上的鲲鹏,羽翼紧紧地收拢着,细长的单脚,像是一根半弯的钢管,坚韧地扎在地上,脖颈却仰望着苍穹,像在探究天空的神秘,整个身体纹丝不动。我对友人说,海里怎么会有大理石?友人赫然一笑,对我说:这不是大理石,这是鸟,是苍鹭。友人还告诉我,你晓得哇?这苍鹭一只脚,可以站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,甚至两个小时,站着时,一动也不会动,我想问,那另一只脚用来干啥?

我不相信苍鹭会不飞,我看见岸口上所有的鸟儿,叽叽喳喳,伴随着声音,它们一会儿直冲云天,一会儿直扑水面,起起伏伏,快快慢慢,无拘无束,是真正的自由飞翔。它们在飞翔中保持着矫健与柔顺的身影,保持着战斗与欢乐的天性。我的目光随着它们身姿的变化而巡回着,直到一片片流星般的幻影从岸口飞过来,布满我的头顶时,我的心立即被鸟儿这种不畏苦难、自食其力的行为感动。鸟儿,在这晴好的时光空间里上天入地,是生活,是生存,但为什么不带上苍鹭,为什么让苍鹭自个儿站着?

回望苍鹭,苍鹭真的脚不动,身体不动,脖颈也不动,嘴巴也不动。这近乎雕塑的冷峻的美,让我彻底推翻了以前固有的想法,并非所有鸟儿都喜欢躁动与飞翔,苍鹭就是最安稳、最安静的战士。它总是孤单地躲在岸口之上,那站姿带着一种纯净金属的质感,似乎有些凝重,有些孤寂。我从苍鹭的站姿中,看见了苍鹭保留的远古颜色,远古情状,远古风格。在它那里,光阴似乎一直停留在远古时光,与辽阔的天空与丰沛的海水构成了沧桑,苍鹭就也有了溯源,有了历史,有了典故,有了静态之美。

但苍鹭终于动了。苍鹭的动,也是轻慢,也是轻盈,它的脚向前移动了两步,两步过后,苍鹭再次收回了另一只的脚,但身体却转向了水面,头颈也向下移动了几下,算是低头俯视,那眼光就扫视了水面,然后慢慢站定,又开始了一动也不动。友人说,这是苍鹭捕鱼的开始。苍鹭捕鱼,是通过细心观察后选择位置的,现在的它完成了这个顺序,自是心安。苍鹭不喜欢在鱼面前突兀起飞,喜欢悄悄地走到远一点地方然后再起飞。一旦捕捉到了鱼,吃到了鱼,不论河面的鱼儿如何肥大,如何鲜美,它都不会有丝毫的留恋,绝不贪心是苍鹭永远的本性,苍鹭一生都如此,该舍得当舍得。

那时我听到了苍鹭的叫声,那呱呱的声音,在这深远的岸口,真的能刺破寂静的天空,给平静的天空注入活力,给地上的人们带来美丽。苍鹭的叫声非常短促,极其低沉,但穿透力强,消逝也神速。苍鹭终于动了,在我的头顶飞过,我看见苍鹭的两只脚像两根长长的树条,静静地拖在身体的后面,怪异而又漂亮,我开始又念起苍鹭的与众不同来,总感觉今日的苍鹭真诚和友善,它让我的心得到充实与温暖。

七夕会

脚炉的温暖回忆

周进琪

脚炉,相比在庙堂之上的香炉、文人雅士书房里的香熏炉、富裕殷实人家掌中的手炉,是最具民间烟火气的一种铜炉,也是旧时百姓使用最普及,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度过寒冬的取暖神器。

我有一大一小两只脚炉,大的外形圆而稍扁,中间鼓腹,弧形的炉盖上,布满许多间距规整的小孔,并有半圆的提梁手柄,显得朴实厚重。黝黑的外表已看不见铜制的胎体,仿佛被漫长时光穿了件凝固的外衣,呈现出岁月的沧桑感。小的那只轻巧玲珑,做工精致,炉盖上錾刻着蝶恋花的图案,不规则几何形状的小孔散布四处,显得文雅秀气,应是闺房所用。这两只脚炉,只是普通的用品,但我还是对它们喜爱有加,因为它常常勾起我难忘的温暖回忆。

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刚进小学的第一年寒假,母亲送我去无锡外公家过年,从城市到了乡村,对一切都感到新鲜,印象最深的是铜脚炉。每天吃完早饭,外公便用一把长长的火钳,夹起灶膛里带有火星的稻草灰铺在炉底,再把一层厚厚的砻糠盖在上面,接着又铺上一层稻草灰压实,盖好炉盖提起拎襻放入草窠,然后叫我把双脚踏在上面,不一会儿,就有股热烘烘的暖流,从脚底蔓延上来,全身暖和起来。至今忘不了烘好脚后,身上沾染着从脚炉里冒出的烟火气,尽管有股焦火味,但我觉得这是寒冬里最好闻的味道。

轮流焐脚后,大人们去干活了,脚炉便成了孩子们的玩物。两个比我稍大的堂舅是我的童友,只见他俩熟练地打开炉盖,把里面的稻草灰轻轻往两面扒开,像变戏法样似的从裤袋里,一会儿掏出一大把蚕豆,一会儿又掏出一把黄豆、南瓜子,将它们一粒粒埋入冒着火星的草灰里,说笑嬉闹间,不久便听到"哔啵哔啵"的声音,只听堂舅说:"快夹起来,瓜子黄豆熟了。"不多时我看到扁扁的蚕豆也鼓胀了起来,并飘出扑鼻而来的阵阵香味。此时两位堂舅拿着竹筷,手疾眼快地挑出爆裂的蚕豆,放入一旁的炉盖里,看着颗颗香喷喷的豆子,当时顾不得拍干净上面的草灰,顷刻大快朵颐起来。我们三个沾着稻草灰的嘴里,满足香脆微甜的美味,伴随着脸上喜滋滋的笑容。

外公这只表面被摩擦得铮亮,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的脚炉,曾多次听母亲提及,她小时候用的也是这只脚炉。白天焐脚驱寒,晚上包裹一层布,放入被窝取暖,雨天放一个竹罩烘干衣服。每当说起这只不知祖上几代人用过的脚炉,母亲的脸上总会不禁流露出怀念的神情。

如今外公、母亲和我三代人用过的那只脚炉,早已不见踪影,曾经的时光也已远去,而我收藏的两只脚炉,成了我对那个年代的一个念想。

雅　玩

粳米与籼米

陈森兴

老上海人习惯把粳米称作大米,而在籼米前则要加个"洋"字,叫"洋籼米",其来由或许要让民俗学家考证。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新上海人,面对如今超市五花八门的东北米、苏北米、崇明米、泰国米……当被问及是粳米还是籼米时,可能会一脸茫然。在食品靠票证供应的年代,粳米是按月配给的,只在节日时才会增加额度,当然也可放弃粳米额度买籼米。粳米烧出来的饭软糯,熬粥更是香稠浓郁。不过粳米也有欠缺之处,涨性差,不出饭。籼米则与之相反,虽然吃口差有点糙、柴,但一斤米能多烧出一碗饭。在粮食定量供给、副食品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买粳米还是籼米,往往心存纠结。

我曾在闽北山区插队落户,闽北素有福建粮仓之称,主产稻谷。临下乡时,我曾憧憬,在上海以稀为贵的粳米饭到资源禀赋优越的粮仓之地,可以敞开肚皮一饱口福了。可到当地才发现,大家吃的都是籼米。原来粳谷是单季稻,生长周期长,产量低,尽管吃口好,却被晾在一边。而籼谷生长周期短,可种双季稻,产量翻番。在当时"以粮为纲"的背景下,追求产量是第一位的,生产队要争先进多打粮,因此种的稻谷几乎全是籼稻,大队良种场培育的也全是籼稻种。

作为知青,我也曾加入种双季稻的战天斗地。早春二月就得下田插秧。先是"土法"催生早熟稻谷的秧苗,搭起木架,围上塑料薄膜,在薄膜大棚内架起大铁锅烧水,用蒸汽加温催秧,其间要连续数天夜以继日加水加柴,保持蒸汽不断。到插秧时,闽北山区春寒料峭,水田冰冷,我和村民先在田埂边烧起柴火把脚烤热,再跳入刺骨的水田。既是种双季稻,自然就有了抢收抢种的"双抢",到夏秋之交,也是一年中最辛苦的季节,"清早一片黄、傍晚一片绿",形象描述了一天之内上午收割完金灿灿的早稻,下午把绿油油的晚稻秧苗全部插种好的情景。

我暗自庆幸能在粮仓之地插队做农民,生产队每年分我八九百斤籼稻谷,吃饱饭没问题,但难免常念想着软糯香甜的粳米饭。到了年底惊喜终于来了,闽北民间过年有炒白粿吃的习俗,而白粿只能用粳米舂制而成。为此,生产队每年会留少量地种少量粳谷分给村民过节之用。我有自己的小九九,每年都私下用两斤籼米去交换村民的一斤粳米,两厢情愿。在物质贫瘠的岁月,只能偷着乐寻找小确幸:盛一碗刚出锅的粒粒油光发亮、晶莹剔透、热气腾腾的新大米饭,撒些红糖粉拌点猪油渣,敞开肚皮大快朵颐,权当欢度春节!

上海人常讲,喷喷香的新大米饭不用配菜,也能吃下一大碗。随着时代的进步,科技的发展,人们开始追求品质生活。上海郊区近年来推广鸭稻、蛙稻、鱼稻共生的种植模式,在种出香糯可口的生态稻米的同时,又获得一份生态饲养鸭蛙鱼的副业收入。

夜光杯